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福建省地方志丛书

龍岩石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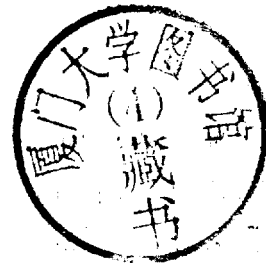
清·乾隆三年修

福建省地方志丛书

福建地方志丛刊

龍岩州志

清·乾隆三年鐫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前 言

龙岩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建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升为直隶州。自明正统间（1436—1449）由县人苏孔机编修第一部《龙岩县志》（已佚），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郑丰稔、吴琅等纂修《龙岩县志》，五百年来修志共十一次。其间还有九次分别为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知县汤相主持修的《龙岩县志》，明万历五年（1577）知县马章主持重修的《龙岩县志》（已佚），明万历十七年（1589）知县吴守忠主持重修的《龙岩县志》（已佚），清顺治十三年（1656）知县王有容重修的《龙岩县志》（已佚），清康熙二十八年（1698）知县江藻重修的《龙岩县志》，清乾隆三年（1738）知州张廷球主持纂修的《龙岩州志》，清道光十五年（1835）知州彭衍堂、袁曦业主持重修的《龙岩州志》，清光绪十六年（1890）知州张文治主持重加校刊的《龙岩州志》，民国九年（1920）县知事马和鸣、陈丕显主持重修的《龙岩县志》。从现存的七部志书中，以清乾隆三年版的《龙岩州志》内容详备、版本难得。兹根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整理古旧地方志的要求，选定整理这部志书。

清乾隆三年版《龙岩州志》共十七卷，由第一任龙岩知州张廷球主修、徐铤主纂，记载了龙岩以及所辖漳平、宁洋两县自建置到乾隆三年共一千余年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宝贵资料，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记叙翔实，体例严谨，文笔简炼，且全国仅北京、上海图书馆善本部各藏一部，具有版本价值，是一部珍贵的古代地方文献。对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是封建官吏主持纂修的，难免存在许多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天人感应、神鬼迷信等糟粕。为了保存原著的面貌，整理出版时未作任何改动。我们如果能用新的科学的观点来批判地继承它，利用它，它仍不失为一部研究龙岩地情的有参考价值的重要资料。

本书是从北京图书馆复印的。由于编纂和刊行年代距今已久，常有讹误脱漏之处。这次整理除标点、断句和必要的注释外，还与现存的前后志进行了校勘。

本书的整理是由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部分史志工作者和教师业余进行的。从1985年秋开始，历时年余，几经审校，终于定稿。参加本书整理的（按姓氏笔划排列）有邓志欣、刘月辉、杨伯奎、李永芳、李汉洲、李炳钧、陈正、连培炎、林英昌、郑骥良、郭义山、郭杰村、郭国翔、郭深训、章映深、蔡泽钦等同志。这次整理工作由蔡泽钦同志主持并对整理稿全书作了最后审定。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整理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整理还承蒙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廖宗刚先生指导并审阅，在此一并致谢。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

龙岩州志 卷之首

龙岩州志序

我国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薄海苍生，蒸然共进于一道同风之盛。爰命史臣纂修《一统志》书，中外輿图，了如指掌。维是《福建通志》亦于乾隆二年续修告成，进呈睿览。诚以国之有志，征文献以示来兹，所关于风俗人心者非浅鲜也。推之而一郡一邑，其山川名物，亦不可以湮没而弗传。是在吏斯土者，有以修明而缙辑之耳。

粤稽龙岩古新罗地，唐天宝中，改为龙岩，始隶漳郡。地广而民悍，其难治者久矣。又距漳辽远，统辖维艰。雍正十二年，酌定海疆，题请升县为州，而以漳平、宁洋二县属焉。考其封域之沿革，户口之多寡，人物之贤否，风土之美恶，诚不可以无志。独是昔之龙岩，固与漳平、宁洋均为县志，今则改县为州，其规制有不相侔者。况数十年以来，恭逢我朝列圣相传，仁渐义摩，海疆之俗易风移者，日新月盛，安可听其阙略而不修耶？

桐城张牧来守是州，振兴厘剔，卓有政声。顾念一州两邑，志乘之失修者五十余年，慨然以续修为己任，斟酌损益，犁然有合于三长之旨。披阅之下，条分缕析，仰见我国家声教之隆，虽穷乡僻壤、依山阻岭者，犹且彬彬然涵濡于文明文物之化，洵足以备轺轩之采访也夫！时大清乾隆三年岁次戊午季秋，兵部尚书、总督福建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袭骑都尉加七级、纪录四十次、功加一等郝玉麟序。

龙岩州志序

八闽，古制也，今领十郡，复设二州，其一曰龙岩。东峙翠屏，中结岩穴，石壁古峭，露双龙纹，因名龙岩。晋太康间，隶晋安郡，曰新罗。唐开元建置汀州，新罗辖焉。天宝元年，始改新罗为龙岩。大历中又割隶漳州，久为漳之属邑。雍正十二年，升邑为州，领漳平、宁洋二县。州治实自今始。距漳四百余里，火耕水耨，商贾不行。民畜俚，土朴茂，唐末人材间出，湮没不彰。迨宋绍熙紫阳朱子来守郡，鼓舞而作新之。其徒陈北溪^①广师传，士习民风，翕然一变。我朝重熙累洽，声教四讫，东至于海，海滨斗大州，流行王化。

余承命纂修通志，陈海上之风，备轺轩之采。而史官濡笔，未富搜罗，或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也。桐城张牧为升州第一官。跃然兴曰：“土地辟而政维其旧。既改邑，志不惟其旧。”乃开新罗讲堂，人才乐育，士习更新。士为民倡，而民亦一新。其亦传朱子之教，而为陈北溪之续乎？公余，手自编次，而龙岩州志成。余披览，如游天宫，登九曲。遥望黛烟空濛，芙蓉清冷，心目顿豁。而周纯、刘弼、龚原、连梦魁辈，休风已邈，将与彼都人士观圣主维新之治焉。是为序。乾隆三年秋九月抚闽使者襄平卢焯撰。

龙岩州志序

岁甲寅，奉诏酌核海疆，升龙岩县为州，割漳平、宁洋二邑属焉。而吾桐城泽臣世叔适刺是州，至则慨然曰：“州初造，一切规制，宜从其新。”于是振兴整厉，思廓然大变之以为功。逾

年，百废具举，士庶歌咏，盖予以岁试来，人文方有起色，及行科试，而斌斌者遍四封也。乃以公余搜采旧文，网罗散失，辑《龙岩州志》十六卷。书成以质余，兼请弁焉。

余维作志之义，君之自叙详矣。义取乎创，事任其难。述紫阳朱子榜谕之略，而幸今日风俗之成。余盖搜阅数四，知君之以学问为政事，直有以超越于古循吏之为之也。当朱子之知漳州也，念龙岩去州远，情意不通，故谆谆榜谕，唯恐公吏不能心拊摩，躬教化，致贫薄者无以存，辛苦者无所告，而犷悍顽钝者，不知有孝友睦姻之谊。今既自为一州，则此一州两县之民，固如臂指之相应，而呼吸之相通矣。及君来，凡可以为民贻乐利、计长久者，无所不至。修学宫，建公署，复书院，增泮额，捐浮羨，治桥梁，凡设施于两载中者，皆前此之所未有。则是究心拊摩，而民之情意悉洽也。贫薄者有以存，而辛苦者有所告也。犷悍顽钝者，悉变为淳良，而教化大行也。然则君之独为创者，正其善于因者欤？

今辑是编也，于沿革，见法制之所以周；于学校，见风俗之所以懋；于赋役、户口，见休养之所以蕃；于水利、桥梁，见利济之所以广；于人物，于艺文，见声名文物之所以隆美哉！洋洋乎是其焕新象改旧观矣！然则君之为此，将以溥惠政于一时，而贻美意于后世。直举朱子当日所谆谆期望而未之遂者，乃今而始殫之。际圣人之时，追大贤之志，得与是邦人士相与以有成，抑亦所遭使然也，岂偶然欤？君今方膺上考，报最入都，而犹汲汲于是志之成，盖君之加意于斯者至矣。是邦人士宜若何报也。颂甘棠者戒勿剪，羨策竹^②者叹勿谗。斯编一日不朽，君之令名，其常与之一不朽也夫。

时乾隆三年岁次戊午季春望前谷旦，提督福建等处学政、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读加一级西昌周学健顿首拜撰。

龙岩州志序

粤自太史辍风诗之采，而列国遂各有史书，掌记当时之行事。今郡邑之志，其遗例也。于是一郡一邑之中，疆域、风土有志，山川、物产有志，赋役、学校、兵防、坛宇各有志，他如名臣、哲士、节孝、艺文，外及灾祥、仙释，罔不胪列靡遗。俾览之者披籍而求，按图而考，即以知因革损益之规，盛衰得失之数，俱足信今而传后，志诚不可已也如是夫。虽然，志也者，记也。大都因地、因事而书。至于舆图日开、风气极盛之际，则尤不可不详悉而明备。

龙岩，古新罗地，夙隶清漳为属邑，穷僻朴陋。唐大历间历五季、宋、元、明至今，千有余年矣。我国家重熙累洽，化溥德洋，俗美风淳，山辉川媚，举凡幽陬僻壤，莫不地辟民稠，风教道上。龙岩一邑，尤生齿殷繁，人文富丽。抚兹土者，共仰圣泽之光华，睹声灵之普被，迈唐虞而轶夏商，真千载一时之盛也。但以地势辽远，南离漳郡，既鞭长而莫及。西距汀州，东接延、建，实为孤悬扼要之区。当世宗宪皇帝之十二年，大宪酌定海疆，疏请升县为直隶州，因以旧析附庸之漳平、宁洋二邑属焉。按形胜以规方，度隰原而定制，臂指相效，犄角相依，秩秩乎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其在《诗》曰：“上帝眷之，增其式廓。”《盘庚》之诰曰：“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以今之势，洵不异于古之所云。于以见大宪之殚心尽瘁，体国经野，而益信上天之眷佑，巩圣朝于万年有道之长也。

经制初定，旧志宜更。桐城张君首牧是邦，爰征文考献，摭拾遗编，增葺车书，校雠鱼鲁。铅槧既成，将授剞劂。受而阅之，

见夫疆域风土之胥登，物产山川之毕备，赋役、学校、坛宇、兵防，咸正无缺。以至名臣硕彦，节义文章，与夫灾祥、道释之微，亦皆井井而条贯。向之编载下邑者，今且焕然一新。声教之迄，运会之隆，举见于此矣。余不敏，忝任旬宣。前此十年之内，周历海山，唯孳孳惧弗克负荷，而乃遭际盛隆，版章孔厚，得以颺言拜手，润色皇猷，是则余之厚幸也。尤愿后之吏此方者，履山川之名胜，益生莫义之心；睹民物之滋丰，弥廛培养之念。人文由于学校，务薪教育。而作兴忠孝，发于性情，必求整躬以励俗。每当开卷，寓目警心，以劝以惩，用光土宇。则斯志也，不特取纪载而传信，抑亦正志章宪之一裨也。爰摭数言，弁于简首。

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级、纪录一次、又军功加一级、随带纪录二次王士任序。

龙岩州志序

子舆氏有曰：“虽有镞基，不如待时。”故虽山川之神，亦且含灵储秀，以需夫时，而况于人乎？则予深为岩之山川、人士幸之也。溯岩之邑，自晋始，历唐之世，载籍未备，风气莫可概见。及宋以薄恶闻，明又以朴茂闻。迨我朝定鼎百年，德化涵濡，仁让兴焉，人文盛矣。山川之灵秀，于是乎泄。当世宗宪皇帝之十二年，大宪以闽省控粤引越，冲繁要区，爰图改设若府、州、县，为金汤计。既得请于朝，而岩遂以形胜得晋为州。割漳之漳平、宁洋隶焉。美哉，寔寔乎大国之规矣！

继谋可以牧是州者，得张牧廷球，相国桐城公之从弟也。声治玉融，岩民已仰其丰采。莅任未几，百度维新，岩民愈益信之。夫岩之土，自镇而县，历朝俱仍其旧。诚以其人固陋，其俗

惟鲁，虽名贤间出，而斗僻孤城，山深箐密，声名文物之所不振，舟车商贾之所不通，民之沿其俗者久矣。乃今沐帝泽之覃敷，感仁风之披拂，鄙勤耕稼，室竞弦歌，固已比屋可封，治隆前代。然升州之议，概未之闻，天祚岩土，牖列宪之衷，经营筹画，遗之万世之安，又为置贤牧以裁成。俾农桑学校，为之鼓舞作兴，棹杙穷奇，为之潜消默化。岩真乐土哉！而牧亦思感奋自效，谓岩虽旧邑，今则州也，诸务幸集，典籍独缺，可乎？他年辍轩下采，何以彰皇恩而明宪德？爰旁搜远览，削谬删繁，厘为一十六卷。纲举目张，无美不收，无微不录，牧诚不负岩也哉。此一时也，诚岩之山川人士之幸也。

予既嘉牧之能勤于政，又嘉牧之能敏于事也，于是乎书。

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级觉罗伦达礼撰。

序^①

嘉禾徐子客于闽之龙岩。一日，刺史桐城张公进徐子而言曰：“郡邑有志以书事，与史同。按《春秋》法，常事不书，非常则书。岩故邑而今州，非常矣。不辑志以书其事，可乎哉？”徐子曰：“然。尝阅岩、平、宁邑志，失修久矣，今汇而辑之，搜罗轶事，斟酌去留，归于至当，贵乎识；义例各殊，综核参杂，衷于画一，贵乎才；而官师、人物，评论黜陟，尤贵乎公。毋徇情以贻讥，毋过峻以树怨，审乎此，可以言志矣。公益于搢绅中择人而任之？”刺史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岩土大夫济济林立，岂无才识兼优，足胜斯任者？第恐爱恶之心胜，欲其事事尽出至公，吾未敢信。间尝浪迹吴楚间，见夫任志事者矣，其于官师、人物，往往私昵者则登之，挟嫌者辄削之，是假操觚为报恩怨具。识者见之，莫不掩口笑。吾用是惧，而辑志之举，

迟迟至今始议也。然则欲求毋徇情，毋过峻，一秉至公，而又才识足任者，舍徐子其谁属？”

徐子承刺史下交深且久，不敢以不文辞。爰综理旧编，广搜近典，每伺公退食暇，事事详悉，商榷论定，然后书之。尝夜深秉烛，把酒细论，几不知更漏之既尽也。操管于丁巳五月，落稿于戊午正月，成书凡十六卷。刺史取而覆定，久之，曰：“是可以杀青矣乎？”徐子曰：“未也，犹有憾。夫岩之有志也，创自明。邑人苏孔机氏镌板永州官舍，故罕有传本。后百余年，令尹汤公相始重辑刊之，而志乃传。继汤而修辑者，为马公章，吴公守忠，王公有容，江公藻。《漳平志》创于署令漳浦主簿朱公召，既废，而重辑者为查公继纯。《宁洋志》创于令尹邓公于蕃，继修者为萧公亮、沈公荃。之数公者，考其治行，公可与颡颥，且有远过之者。今汇其所辑志，廓而大之，传而永之，殆所称旷世相感者耶？然数公当日皆有功德及民，惟邓公得祀名宦，余皆未登俎豆，以崇报阙典也。经公辑志论定，而无所闻，窃恐尚论者不咎前人之失，而咎公之知而不举也。”刺史曰：“善。第付梓人，予当更为当事请。”徐子乃作而拜手，致辞曰：“公能是，是数十百年公道不泯于今日也。使他日徐子蘸笔而续书之，斯事亦为非常之事，而斯志庶可以无憾矣夫！”

戊午春王正月之吉，浙西秀水徐铎孟臬氏序于龙岩州署之浸月轩。

自序

夫邑志，专志也；郡志，合志也。龙岩故漳郡属邑，旧有志焉。因其旧而修之，夫何难？岁甲寅，两大宪经画海疆，请于朝，改龙岩县为直隶州，而以漳平、宁洋二县属焉。牧斯土者钱

谷犹是，讼狱犹是，疆里土田犹是，他如城池、仓库、学校、坛埤、官师、人物、风土、民情，莫不犹是。其所志，率由旧章。因也，而非创也。然以二邑属州，则封域非故矣。邑之民皆州民也，邑之事皆州事也，不可不并邑志而辑之。而又非若郡志之仅合邑志而一之也，是创也，而非因矣。

夫天下事莫难于创始。龙岩及平、宁旧志失修皆五十余载，其间政事之兴举、废坠，湮没而文献无征者，不可胜数。一旦而创辑之，则难之中殆更有难焉者。而吾顾独为其难，何哉？譬之水也，源塞矣，不亟浚之，则淤泥浸长矣；譬之田也，荒芜矣，不早耨之，则荆莽丛生矣。斯志也，若畏难而不及今汲汲乎搜诸残编断牍，访之父老传闻以辑之，将迟之愈久愈失而愈难矣。

稽昔考亭文公知漳州时，榜谕龙岩官民，其略曰：龙岩地僻山深，其民生理贫薄，作业辛苦。州府既远，情意不通，县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致使其民不知礼义，内不知有亲戚骨肉之恩，外不知有闾里往来之好。是岩之不宜隶于漳也，文公早言之矣。后数百年，割地而为漳平，旋割地而为宁洋。说者以为邑小则易治，而究距漳辽远，化不易行，泽不下逮。今乃升州，不隶于漳，而仍以平、宁属之，与文公之旨，若合符节。而大宪不以予不才，交章保荐，承乏斯任，苟不以教化斯民为己责，不几上负国恩，下负宪德，而为文公所鄙弃乎？然必深悉乎古今政事之得失，人心之向背，民俗之淳顽，士风之端否，而后政教可行。是非于志乎求之不可，顾可任其阙焉弗辑乎哉？矧值各宪奉诏纂修通志，告成，颁赐各属，裔裔皇皇，伟哉成宪。而岩之为州，已得列于诸郡之末，有通志以挈其纲，而无州志以详其目，是上有以倡导之，而下不克祇承之，失职又孰甚焉。第以新州一切规制未备，如修葺学宫，督建学使公署、文场，以及添设邮传、塘

汛，修复书院、城堤、桥路，剔除里甲包粮陋弊，经营殚虑，弗遑及也。今诸务稍稍就绪，乃集各邑旧志，与吾友秀水徐君铤，逐一商榷论定，汇辑前书而搜其轶事，详其所宜详，略其所宜略，传其所可信，而阙其所可疑。瞭然于某利当兴，某弊当革。某里民俗淳良也，为之诱掖奖励以劝之；某里民俗顽梗也，为之条教禁约以惩之。其子弟之秀良者，登之书塾，延师儒以董戒之。使顽者变而为良，良者进之以礼。士习民风，咸敦古处。他日士登于朝，以光邦国，民安于野，以式闾閻，其庶几文公榜谕之遗意乎！

予虽不敏，不能为吾士民必之，而窃欲为吾士民期之。故不敢畏难，而创此志，为州邑发政施教之本，而备通志未详之细目云尔。若夫分搜故典，以匡予不逮者，则游戎杨君豹、州司马杨君缙、漳平尹傅君维祖、宁洋尹黄君靖世也。书成，爰述其概而付之梓。

乾隆岁次戊午仲春既望，龙岩州知州桐城张廷球谨序。

创辑龙岩州志姓氏

乘笔：浙江秀水 徐铤

分校：浙江钱塘 沈猷 江南崑山 李驹

浙江嘉兴 汤高鹏 福建晋江 张舒阳

经承礼房书吏 连级 郭权

督梓工房书吏 苏铨

呈卷吏房书吏 柯镛

户房书吏 林立

库房书吏 林彝

仓房书吏 张玫

兵房书吏 魏道

铺长房吏 江元标等

龙岩州志目录

卷之首

旧序 凡例 舆图 署图 学图

卷之一 封域志

建置 星野 疆里 山川 形胜

卷之二 规建志

城池 公署 行署 所署 营署 试院 学宫 坛庙
各祠 街市 邮传 沟堤 桥渡 陂圳 恤政 祠碑
坊表

卷之三 学校志

卧碑 匾额 圣贤赞 训飭士子文 读法 经学

卷之四 典礼志

祀典 礼仪

卷之五 秩官志

官制 历官 宦迹

卷之六 武备志

寨军 卫所 所官 戎伍 军器 屯田 机兵 弓兵
保甲 关隘 营制 防汛 历官

卷之七 赋役志

户口 屯丁附 田赋 屯田附 杂税 徭役 盐法

卷之八 古迹志

城堡 楼阁 亭塔 岩洞 水泉 驿寨 仙迹 寺观
祠庙 邱墓

卷之九 风土志

风俗 土产

卷之十 人物志上

选举 廉愿 任子 中官 乡宾 农官附

卷之十一 人物志下

列传 仙释附 列女传

卷之十二 杂记志

灾祥 寇乱 述异 畚客

卷之十三 艺文志一

奏议 公移

卷之十四 艺文志二

记 序 碑

卷之十五 艺文志三

记 序 传

卷之十六 艺文志四

诗 赋 铭

龙岩州志旧序

明教谕陈义安^良

天下郡邑皆有志。志者，记也，记其事之实也。岩邑去漳郡四百余里，南宋绍熙间，朱文公守郡时，未经岩邑，以岩民穷居深山，出入在公者，类皆衣冠野朴，动止粗率，因作修《龙岩庙学记》云：“龙岩斗僻，俗固穷陋，其为士者，虽或有聪明朴茂之姿，而莫有开之以圣贤之学。”粤考宋淳祐郡志云：龙岩唐末人材特盛。于治平间，周纯、周绰、刘弼、刘棠、龚原、龚克、龚时可、龚增、龚頎、黄琮、黄靖、连寅、连梦魁等，自淳祐间，父子、兄弟、祖孙联登，与夫陈登、张嵘、林若雨，亦皆以名进士显。而龚原又与苏文忠公并试大廷，擢在甲科。皆文公之前，未沐大贤表而出之，以沉冥无所张。文公过化之后，其徒漳人陈北溪开启圣贤之学，自此之后，人材殊胜于前。况今道义功烈之盛，风俗文物之隆，而其班班辈出章甫缝掖之雅，斯皆关系风化之大，其他莫能备述，岂可与绍熙之前同年而语哉？古有日抄日录，义安遵奉志书凡例，掇其切于世事者，日逐抄录，记之于册，以备后之采择焉。

又 明同知苏孔机^良

龙岩为漳之属邑，其地本苦草镇。晋太康二年，分建安置晋安郡，领县维八，其一为新罗。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之山洞，置汀州，治新罗。天宝元年，改新罗为龙岩。大历十二年，始割隶漳州。盖汀之故治也。邑之东有峰突^④，中有岩穴，石壁上有龙纹，故以为名。自唐历五季、宋、元、迄今七百有余年。其间名人硕彦、擢科第而登显要者，源源相继，而无一语以

纪邑之事实，遂使山川名物湮没不闻，岂非缺典耶？

时予忝列诸生，偕邑教刘先生守身，诣府修集，事完，因录志稿以归，藏久，间又缺损。适邑人致政潮守王公启泽优老子家，寻加考订，正其讹舛，芟其繁芜，补其脱略，凡馆阁魁公所撰诗文、序跋未登载者，旁搜远览，悉加收入。汇分牖列，厘为三卷。详而有体，简而不泛，深得史氏笔削之旨。惜未饒诸梓，而人鲜有传焉。

迨予承乏二车^⑤，堂侄元以是书附至于永，公暇披阅，犹觉中窘抵牾，复请郡中文学致仕司训何先生惟贤重别校正，捐已俸刻之，以寿不朽，于是斯志遂为成书。而古今郡邑之沿革，山川之险阻，道里之远近，户口之多寡，页赋之登耗，风土之美恶，人才之显微，开卷了然，可不出户庭而一览尽得之矣。予故序其本末大略如此云。

又 王凤灵^{曹田}

石埭汤子令龙岩之四年，作邑志成，走使币来莆，属叙于耕原野史王子凤灵氏^⑥，王子观厥成而叙之曰：

允哉志乎！夫志何为也者？夫志，志其所为邑，与是邑之故可征者，损益宜民以示训也。传曰：“言之，将以行之也。”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是故文以足言，言以足事，事以足志，斯善志也已矣。昔孔子作《春秋》，以言寓政，王制大行。后世纪载之书，咸衷于是焉。然犹曰与其托之空言，不若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圣人之志，不可以见其微乎？

龙岩，古新罗也，自肇邑至今，千有余岁，既岨且隘，治教犹湮。然其间文献有仅存者，志弗可后也。汤子学道爱人，约躬而厚下，诸所树置，皆凿凿可书。厘赋节用，垦田修防，崇哲表

贞，其大也。其它条分目布，敷议详明，非志亦无以该之。是故志有六义焉：建邦受地，体国经野，治之首务也，志封域。有土斯有人，民数可稽，物产不匮，所以固邦而资治也，志民物。政教之责，各有司存，爰志官师。道久化成，人文日贲，志文教。五材并用，谁能去兵，国之大防也，志武备。山川储灵，英彦间出，国桢是赖，器使惟时，志人材。六义成，而一邑之载备矣。小道可观，多闻是蓄，职思其外，灾异为严，故以外志终焉。

是志也，以揆道则弘，以章宪则治，以修辞则焕，以传信则贞。由是而达之天下，俟之百世，汤子之志大行矣，独一邑也乎哉！

又 明知县马章

县志，古列国史也。古列国各有史官，以记时事，未有旷数十年无记者。

龙岩志修于前令汤相，迄今二纪余矣。过此以往，恐湮没而无考也。适中丞庞公，以铁钺镇闽，开史局，聘名献，纂修闽志，檄郡县各有述以备采录。章奉檄，以礼请乡先生、邑博士董其事，弟子员分其劳，章亦时预商确^①。观其成，大都监于旧志，接其后事，以崇一邑之典。而改创凡例，则有一纪、四表、十志、五列传。复申之以论，以尽其意。庶几希迹马班，而新义焕然矣。

或者评之谓僭拟马、班，章应之曰：“岂直拟马、班哉？纪、志、列传，则《尚书》纪传体也。年表，则《春秋》编年体也。论，则《毛诗》小序体也。文中子《元经》接获麟而托始，故有拟经之僭。乃修志而远宗三经，近仿二史，亦孜孜希舜、汲汲步孔意也。独可以为僭而画耶？”于是或者之词塞，而新志遂付之梓人。

又 明侍郎石应岳

古者列国皆有史，今之郡邑，即古列侯国也。国不可一日而无史，然则邑恶可旷数十年无志耶？

岩志始辑于启泽王公，继褫于孔机苏公，迨石埭汤侯复纂修之。今年逾二纪，邑里复割于宁洋。时异势分，诸所当增削者尚有待也。失今不纪，久将湮没无传。武康马侯莅兹邑，慨然思所以修举之。适中丞庞公，以志事檄属县，马侯遂与诸文学士辈，详加纂订，删繁摭遗，随事分类，大目有一纪、四表、十志、五传，厘为上下二卷。书成，上之中丞耿公、直指使者敖公，复藉分守郑公考核删润，金谓其足以备信传也。

乃以序谬属不佞。不佞阅之，其事详而核，其义辨而严，盖效史迁固而有作者，俾后之君子，不烦于询访咨谏。惟观诸纪、表、志、传，而岩之星野、疆域、山川、建设、官职、人物、风俗、食货、赋役、学校、祀典、武备、艺文之数，灿然如指掌矣。

《周礼》曰：“诏观事则有志。”兹志成，不特吏兹土者，可以修政惠师，生兹土者，可以稽古正志，而章宪传信，昭然与国史并传。经世盛典，何幸于马侯举之，君子不其乐观厥成也哉？

又 明尚书林士章^撰

龙岩建邑最称古远。其志亦更数修，互有沿革。最后则中丞庞公抚治吾闽，欲遍知土风俗尚，檄各郡邑纂集故实，龙岩与焉。今复十余年矣。凡邑治、山川、兴建、官职、赋役、祀典、兵防、才贤、艺文之类，复时有加益。吴侯莅任有年，能尽人之情而知其好恶，察事之宜而得其利病。尝曰：“苟吏兹土，继此来者

无已，则毋宁以善而遗后人之法，以不善而遗后人戒，二义曷寄，其在志乎！”于是谋诸邑搢绅之贤者，而以博士胡君子益董若役，弟子员连瓚、林挺秀等分类考订。其所摭纪，虽因故实传信，而义例之删润，川分条析，多出侯。始末厘为十卷，凡一邑所行，悉于此志具焉。

夫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典籍也。人言典籍不备，不可以为国，谓有可考而知者，可以据而守也，矧于邑治乎？侯政成虑周，一邑之事，若烛照数，计无隐忒，其精神注措，能以暇日编辑是书，以传示不泯。昔楚子文以旧政告新令尹，而夫子许之为忠。彼以身授人者也。使继子文者不能如其志，则令尹美政自所继而止矣，又安能举以告来者？予用是推侯治邑之意，将及于无穷也。

侯于邑事，若役民、征输、桥梁、祠宇与作兴士类，表扬风节，无不留心。至于自述钟岩^⑤、狮子岩二记，隐然有丰乐亭与民同乐遗意。夫治有余力，而游豫境内胜概，观山川之淳厚，善民俗之安闲，古贤亦有为之者，非弃民事也。使后之君子，来治斯邑，皆以侯之心为心，吾知不待咨访故老之传记，检括图籍之繁密，即一开卷，而为治成迹，灿然具在。某也贤，行某事当法，某事当行，某也在任不能行，皆昭昭可据矣。方且法其当行，而行其所不能行，是固后事者考鉴之林也。侯之加惠于邑，视子文徒以身告人者，不为明且远哉。用是，敢不避菲陋，为之序于篇端。

又 国朝漳南道卫绍芳^⑥

三代以后，载籍如林。时有治乱，文分盛衰。经秦火而微言绝，大义乖。拾断简残编于煨烬之余，分门立户，异喙争鸣。即

六经大典，以贗乱真。况乎其他子史杂集，夸多斗靡，日新月异，踵事增华，充栋汗牛，不可殫述。金筮牙轴，积案盈箱，志亦其一也，远代姑不具论，即如明朝，一统有志，一省有志，一郡有志，一县又各有志。夫一县之在一郡，囊尔弹丸也。其在一省，太仓稊米也，合之天下，又不啻著面黑子也。既全有之，又分有之，其义何居？盖小者不如大者之宏备，大者亦不如小者之详核，均所以广考稽传不朽也。一邑虽小，志乌可废哉？

虽然，作志者有“五难”、“四不必”：旁搜博采无其学，一难。繁简得宜无其才，二难。振纲提领无其识，三难。兵马倥偬无其时，四难。文教未修无其遇，五难。未革代易主，一不必也。未年远板残，二不必也。无奇勋异迹，可续后光前，三不必也。无时和年丰，兼物力不充，四不必也。

今龙岩邑令王君讳有容，楚麻城人也。当我朝定鼎之初，筮仕兹邑。值人心风鹤之日，力保危城。善抚字于催科，寄经文于纬武。卖刀买犊，龚渤海之殊猷^⑦；驱鸡驯雉，鲁中牟之雅化^⑧。政成民和，岁书大有，乃于公暇日，探讨故实，出其学、其才、其识之三长，而又有靖疆修文之兼美，于是取旧县志而重校之。按旧志修于前朝万历戊子年间，时远世殊，更姓革代，其间忠孝节义，名贤硕士，继起蔚兴，可听其名湮没而不传哉？虽山川百世不改，而变异非常之事，往往偶见，矧他迁改不一，又何可以无志？然则载籍虽繁，兹书固不宜不修也。

书成，问序于予，予非能文者，亦非喜尚文者，特重其举，而为之记。

又 国朝知县王有容

岩之志，前人传之备矣，余何修？但史不可一日废于朝，志

不可一日废于郡邑。得失之际，鉴戒兴焉。然又有难者，必也时有可为者欤，抑事有大变创见者欤？不然，其人有勿获己之责，不得不起而担斯任者欤？

岩志迄今七十载矣。余甫莅兹邑，见故旧湮遗，典籍泯阙，询其原，则伪官赖某、叛将曾某^⑩为之灾也。嗟乎！秦灰既烬，鲁壁犹存，谁谓文献至今不传乎？时即欲询耆旧，搜逸书，大为表章。会漳围初解，征餉兢兢，为民请命之不暇。及今绸缪稍周，废者渐举，可谓有其时矣。然时当鼎革，旧迹难沿，山川土田如故也，人物一变；封疆形势未易也，戎赋一变；政治、典秩犹初也，时风一变。微独其变之也，更有难言者。方海氛挟抚索餉，各邑骚然，裹尔弹丸，恣其虎噬。余不得已，中坚外泽，惨淡备至。故形虽劳而中不动焉。后知其必变也，先为不可胜，以制其胜。外乞师于左路开府王公，内绸缪固垒为坚守之计。果于甲午腊月朔，郡城被袭，九邑沦亡，人心风鹤，奸宄丛生。即防将王亦将抒愤，潜为引去。向非折节交欢，戢其逆志，安知变不起萧墙乎？昔人云：“外变可防，内变不可防；外寇可攻，内寇不可攻。”诚其难哉。舌敝颖秃，形槁血升，岩之封疆几乎不保者数矣。仰托朝廷齐天之福，藉客将协辅之劳，将保万亡于一存之中，可不谓事之创见者乎？

岩俗醇朴，最为近古，其间忠孝节义者，代不乏人，迄今浮沉隐没，世远人湮，苟不搜采姓氏，急为表扬，则前贤之正气，泯焉勿彰，后人之观感，何由兴起？幸是邑者何人，咎将奚委？幸兹老成未谢，典籍犹存，商略前事，考订今谟，谁非信史，夫时有可为而不为则遗，事有大变而不传则晦。人有勿获己之责而不力任则隳^⑪。遗、晦与隳，谁之咎也？微言欲绝之谓何？

今自明万历十六年迄顺治十三年，其间事迹故实，仍者改者，昔无而今见者，事隐而未伸，节奇而难白者，沿习既久，传

闻多讹，顾邑多名彦，愿为虚公而辩折^⑫之。众可襄也，勿为一家之言；任可独也，勿为已身之事。众寅恭协，神听和平。敢曰所传不朽？抑俟后之贤大夫，相率表章云尔。

又 江 藻

邑有志，邑之史也，国不可一日无史，邑不可旷年无志，志不可历久不修。其间因者、革者、创者、复者，大抵志善以示劝，志不善以示戒。幸邑者笔之于乘，以旧政告新，亦望后人神明其意而光大之，俾后人复师后人，而政以志传，邑乘也欤哉，信史也。

考岩志自前明以来，邑令若汤，若马，若王，历历更修，迄今阙焉不讲者，又阅三十余年矣。封域如故，而奠之者何人？户口如故，面实之者何人？士风民俗如故，而振兴厘剔者几何事？不为之博辑焉，增损焉，则传如失传，志如无志矣。以余承乏岩土，五载于兹^⑬，值政暇，历展旧编，见前人卓卓著功业者，某也贤，某也能，某也行之而勇，窃赧然^⑭喜，某也将行而有待，复惄然忧，将继续为旧志所未及者更何限。而编辑之念以生，观感之心更不觉油然而动矣。

窃按志自惟志，其所志以期前人之所志。如复古革弊者一二事，建舆梁、廓雉堞者数大役，岂曰余功，悉分无容诿者也。至于书院、社学兴而文风一振，啸聚者归诚，寄庄者奏谳，而民困以甦，尤余所蚤夜焦思，百折绸缪，期其行之而效，尤虞其未必效者。幸而运会之久废宜兴，天心之厌乱思治，时数之久困宜亨。余于是益不禁喟然于废兴之有数，治乱之有机，天心之不可问而可问也。余惟是尽人事以卜天心，志前人之所志，而黽勉从事，敢曰善是？是亦足，遂可告无罪于兹邑也哉。

虽然，莫为之前，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善不传。爰集邑中之贤者，相与汇前书而尊后事。缺者增之，略者详之，疑者考之，或董其任，或分其司，余亦时过商榷，以观厥成。窃附一二于纪载之末，庶后之吏是土者，知我罪我，以劝以惩，俾邑乘与国史并传，或亦贞宪传信之一助也乎！

漳平县志旧序 漳州太守卢璧

吾未入漳时，有言漳浦朱簿之贤者，曰“沧海遗珠也”，吾以为此必能文之士尔。既至，则见其不华不俚，不激不懦，办理精敏，承委辄效。人之所爱，彼独畏之；人之所难，彼独易之。漳浦之人，欲之而不可得；漳平之民，惟恐其或去。乃叹曰：“此循良吏也，其隐于朝市者乎？”

署漳平篆前后甚久，一日以所修志，虚其端而请予序，予因循未之许，盖恐其名实未孚，乃汲汲于稽古礼文之事，予又从而张之，不知者必谓郡守于簿真有所私耳。迨者巡台双渠金公移檄，特奖之曰：“以文学饬吏治，以古道制时宜，风操有冰檠之声，牧养有父母之实，科目之遗才，县佐之巨擘也。”盖县佐而与于此者，独一朱簿焉耳。召真循良哉！

兹志之作，乃其政平讼理之绪余，非徒加灾于金木已也。志之辑且成，召难于再请，兹忽闻其有部运之役，予亦自恐行当别去。遂书此以成其美云。

又 湛若水^{号甘泉}

漳平旧无志，有志自曾廓斋始也。漳平前未有进士，破天荒亦自廓斋始也。廓斋太守曰：“汝檀生于漳平设有八十年矣。县

志自朱簿倡之，而檀也成之。然未有文以振其风者。惟漳人士以檀游于先生之门下，多慕先生之德教者。今檀也疏乞归养，与诸乡里同志者共学焉，若惠赐教言于县志之首，庶漳平之人士，因志而观文，因文以入道，将饮德沐化于无穷矣，则斯志也，岂徒志哉？”甘泉翁曰：吾年多于作县志之前矣，尚能序志乎哉，姑援笔力疾与廓斋商之。

夫志也者，志也。志志也，以起志也。漳平之志，有十二伦焉：有分野焉，有疆域焉，有山川焉，有秩官焉，有风俗焉，有物产焉，有户赋焉，有学校焉，有举用焉，有武备焉，有人物焉，有外志焉。将使后之人读分野志则志敬天之心起矣。读疆域志则志民社之心起矣。读山川志则志律水土之心起矣。读秩官志则志思报称之心起矣。读风俗志则志存化理之心起矣。读物产志则志若于上下草木之心起矣。读户赋志则志损上益下以悦民之心起矣。读学校志则志教民成性之心起矣。读举用志则志贤才之心起矣。读武备志则志安壤之心起矣。读人物志则志文献之心起矣。读外志则志排异端之心起矣，外外而亲内矣。斯志也，足以排异端，尊常道，而政治普于一邑矣。虽扩之省郡、行之天下可也。而廓斋子之所尝试于抚、邕二州者也。其信吾言之不诬也乎，岂但序志已哉！

又 明运使曾汝檀

志与志通，生于心者也。以识往迹而垂将来，非由心不可。鉴别用明，生于虚灵；纪载用实，生于诚一。匪明匪诚，匪人道焉，无所用志矣，故在国有史，在郡邑有志，内外史之风在，而职方氏之教遗也。

兹地八闽有省志，清漳有郡志，盖其概之也。县职其详，志

典犹缺，人少之。予则以天之分野体广，省郡之志举之矣，可略也在地里。一邑有一邑之封域，疆理既宜，分析复混，八十年来，文献弗征，几于湮矣，山川环于境内，品题未经，而营建垂成，兴废已半，不纪将于奚取征？是故志不可缺也，彼制邑将以立官，设官凡以为民。官之贤否，风俗之嫩恶系之。而下之所给，即上之所资。故物产之聚，户赋所由充也。生息消长之相仍屡矣，有生则有性，而学校以基。有教则有术，而礼义以衍。有人则有用，而选举以成。转移化导之机，宜若有司之者。是故志不可缺也。且安者危之时也。虽守在人心，而城郭甲兵以为卫，亦安民所急，善人国之纪也，其树之风声，则礼义廉耻以为维，政教终焉。若乃别教挺精，游气呈异，存之外集，备参考尔。是故志不可缺也。而志之自来，非由心，其孰尸之？志既往之心，以传方来之心，非今日志之之心乎？

余有此志久矣，自壮宦游中外，桑梓少留。丁未改南宁，得便归适。常熟朱君召以苏名士栖枳于浦，视篆吾平，才岁周，留心政体，一介不移，庶务叙兴，而乃心逮此。盖朱君凡务皆受成于郡侯玉田卢公。兹假笔于迂疏，成者之心即志者之心夫？非自外来也，所歎虚中未融，而几先未炳。惟事由中应而言皆核真，观风采遗，按集而稽可也。若增美重光，将必有为斯邑重者，书言能尽之哉！时有事，斯巢太学生陈茂楠、庠生黄浩、朱经济，皆志于远者云。

又 国朝知县查继纯

郡邑之志，古列国之史也。盖封建之制行，国自为史。迄秦罢侯置守令，于是史专职于朝廷，而郡邑之志，遂多阙焉不修，废焉勿举者。顾史宏而该，志详而核。不有志之详核，将史之宏该

于何征信？此志所以为史之权舆。而邑志又为省郡诸志之权舆也。宁责在修举者，可任其阙废乎？

漳平有志，昉于署邑朱公，而乡先生曾廓翁手成之时，岁在嘉靖戊申。嗣后终明代莫为踵事者。我皇清鼎定，治教聿新，今上重光缵绪，稽古右文，即位之初，亟命儒臣纂修《祖宗实录》，复以续成《明史》为谆谆，近奉新纶，又有《一统志》之役，薄海内外，莫不受成于圣天子观文之化矣。予幸际其盛，猥以庸材，承乏漳平。履任以来，思报称无能，日进诸人士，询其地宜民隐，首以征修邑志为务。顾兵燹之后，旧籍无存，迟之既久，始于村落中购获曾志，鼠残蠹蚀之余，漫不可读。乃集邑中诸文学谋，必欲从事焉。因得蒋生振芳、杨生新日、张生哲、李生象、荣、硕，相与旁搜博采以成之。而校讎则有孝廉林君。每就一编，予亦时为析是非，商可否，阅两匝月脱藁。

予谛观之，而见夫山川、风物之详，靡宇、城墟之备，历官姓氏之毕书，供赋版图之具列。与夫庆则有礼，威则有兵。巨而人文并著，细而杂事不遗。举足以资考镜，垂劝惩。虽于国史之权舆，未敢妄拟，然属笔省郡志者，或有采焉。将有美必彰，无微可略，是固下邑之光也。若谓斯志不终于阙废，责在修举者有微力焉。斯则归之诸人士沐浴圣天子观文之化，而岂百里宰所敢居哉。

又 国朝知县杨于蕃

甲子之夏，余叨牧漳平。甫下车，询民间疾苦及兴革所宜。时延见诸人士，以襄所不逮。居久之，适蒋、杨二生以所纂邑志相质。且曰：“是举出前尹查公所董成，业授梓矣，公寻解组，百里之行遂半九十也。浮图合尖，于公愿望焉。”余欣然曰：“是吾事也。盖邑乘所在，官理以之分得失，土风以之辨淳漓，而且人

文之盛衰，世道之隆替，胥于是乎征，匪细故也。平虽蕞尔一隅，天下之大视此矣。治天下者家天下，治一邑者家一邑。彼为一家之长者，事无巨细，既皆殚精劳思以理之，尤必于簿籍是司。余忝一邑之长，邑事何非吾事，而况载籍之居要者乎？”

抑又因之有感矣，考平之为邑，形胜跨漳水上流，文教承布衣^①遗泽。故其灵气所郁萃，风化所涵濡，虽尚蓄而未舒。然道学科名，代有其人，是亦昭苏之句萌，而浩荡之滥觞也。鼎革以来，山海交讧，城遭数破，田庐荒坠，烟井萧条。前人固尝劳来还定之而稍有起色，乃痼疾沉痾，洵非一匕所能顿复其元气也。

今上威德，远届海隅。率俾道德大同，车书无外。余以凉菲，待罪于兹，不克上宣天子德意，下阜百姓财求，使官理咸得，土风返淳，以观人文之盛，臻世道之隆也。其为惭负，何可胜言？犹幸斯志遗我以善治之方，而足供采择，备调剂，以少瘳残黎。信乎苏长公之言曰：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吾乐襄斯志之成，亦庶几此意耳。苟美是举者，以为颊之添乎吾，固无庸矜其美；即媿是举者，以为尾之续乎吾，亦无所掩其媿。总事为吾事，吾惟为所当为。则凡为吾之前而任其劳，为吾之后而受其逸者，皆于吾无或间也，吾何容心焉。

宁洋县志旧序

明知县邓于蕃

东西洋乃龙岩故地，介延、汀万山中。嘉靖末，岛夷内讧，群不逞乘衅干纪，仰赖圣天子威灵，戡定救宁。博士弟子言治安久长，惟作邑树牧，监公大布汗漠，同请于朝，析龙岩、大田、永安地，置宁洋县，仍隶漳州。颠末悉具本志。

万历甲戌冬，予踵董、柳二公承乏兹土。私计谫劣，蚊负新

造，朝夕冰兢，殚心询瘼。阅五春秋，仅仅寡过。寻调诏安，钱塘杨公继之。尤幸共事一方，每以意气相许可。以故诸所未逮为者辄相告，而杨公毅然举行之。无何，有三山之役，而杨公适奏最期矣。曩时不揆凡邑中山川险易，钱谷甲兵，民情土俗，官师建置，尝搦管记之，欲为新邑备故事。乃以徙官，未克付梓。今杨公当政通民和之暇，讲搜坠典，纂辑成志，走介征言，弁诸首简，愧无能为役，岂寤寐能忘兹土哉！乃出旧章，参以新志，校讎互考，合并成编。

夫志，古史氏之流也。宁，故岩险苍莽区。自设邑以来，皇泽之浸润，教化之薰陶，迹者青衿弦诵，比屋可封。黎元耕凿，闾阎安堵。声名文物，巽巽乎与旧迥异。载记而扬厉之，岂非长吏者职事哉？矧览舆图而疆里咸正矣，察形胜而防御足筹矣，观风俗而化理可施矣，检户数而休戚上闻矣，叙秩官而鉴法具存矣，记人物而振作有绪矣。一志而众善备，吏治所关，诚非浅鲜也。

虽然，犹有说焉。宁虽新邑，然山谷之民性尚朴实，疮痍之后，待治方殷。朴实之民，而以实心实政施之，惟在司牧者加之意耳。予与杨公，盖尝试而验之，亦庶几同心共事之雅者。爰书之，用识岁月，兼以为后之同事者勗云。

又 明御史金阶^和

杨君为宁之三年，政纪即叙，斑黎悦康，吏无散度，野无伏奸，亦云治矣。公退暇，乃以先任南海邓侯所著县志删述之。稿成，遣仆归省，问予于堆云草堂，求志跋语焉。余诧曰：“闽浙相去数千里，道路阻修，予询风俗，风俗未谙也；考形胜，形胜未览也；稽人才、物产，人才、物产未覩也。妄言及之，不几浪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语哉？志为一邑传信史，毋用此浪语为也”。仆闻言，乃出前次县志一帙，授之予读再过，作而言曰：

“黠哉斯是之举乎！夫县有志，犹家之有籍也。家有籍，记某居室若干，某田地若干，某赋入若干，某什器若干，某因某革，某损某益，俾后世守焉。无籍记之，家法靡矣。乃为政者，可废籍乎？矧宁为新创邑，诸凡未备，自董侯经营之，邓侯修举之，今杨君增饰之，二三君拮据之难，何翅干家子也。志不记，籍不传，孰知土疆所由察，版章所由明乎？赋敛所由征，文献所由稽乎？久且湮没无闻，观风者欲采为通志，曷所从事乎？惟我杨君辑邓侯所为志者以备参考，庶几哉方域辨，人纪叙，风俗察，吏治核，以厘蹠蹠，以彰淑懿，以兴财用，以殖民萌，昭然一邑典章也。昔韩退之曰‘莫为于前，美弗彰；莫为于后，盛弗传。’今而后美彰矣，盛传矣。诸君克家之念，至是有托矣。不然文献不足，宣尼且叹其无征，后政者曷所凭藉哉。予故曰‘黠哉斯是之举也’。”

予退伏山野，忘情世故久矣，重杨君请，不揣而书之，以复使者。

又 明知府陈九叙

宁洋县，予不佞邻治也，壤接姻联，事获习耳。客岁予退休家食，已聆学博唐君与之介请邓君成藩、洎廖子思腾、曹子维垣辑修宁志，甚盛举也。兹复辱唐君命二子走币过予，属予以志序。予受简卒業，僭弁之言曰：

九丘辽邈，莫得寓目。则常横襟而披《禹贡》。凡山川、土地、贡赋、物产、编緌登纪，为博洽君子信。后人仿之，而史编郡邑纪载，则命曰志。夫志固迳庭于史，大都疆域、土风则

志，物产、创建则志，食货、兵防、祠宇、政教则志，名臣、哲士、贞媛、善良则志，即外而灾祥、道释亦胪列不遗。馆阁摘藻者，往往左券图志，则志未始不为史，志洵乌可已哉。盖志繁则复，简则遗，混则失序，昧则弗彰。衡文采则实不中声，专溢美则近谐俗调。徇情者曲，任己者偏，有一于是，何以示公而垂法戒？

宁设几四十年，前邑大夫，虽颇具载纪，然纲目岂尽明，事实岂尽核，条序岂尽当，文质岂尽宜？应书而不书，不应书而书者，不终无也。矧风气犹郁，规画犹疏，得失劝戒，阙而未明？近获二三君子踵莅视篆，厘奸剔蠹，修举兴作，类^①班班足式，以予所习聆，及庄诵新志颠末，则盛而可传者，莫若董、邓二侯。且也是志之作，疆域而下，杂纪而上，必表年首事，纲挈目随。词不芜而其事备，序不舛而其统正，文不侈而其质彰。不牵浮议，不怵贵势，不比亲昵，劝戒之义，昭若日星。俨然一邑之史，真足信今而传后者哉。

予不佞，辱二子之属，乃不分越见，而命管城子以冠乘端云。

又 明知县许一元

宁洋弹丸新造，仪制文物缺十之五，而邑乘已有成书。盖先任南海邓公、钱塘杨公次第辑而成者。二公之用心亦勤哉！会予承乏兹土，而学博张太史、孝廉廖太史俱艺林冠冕，娴习土风间。指邑乘而示予曰：“某也俚，某也蔓，某也传而讹。图更定之未皇也。”无几何，按台陆公以两浙宗工收八闽胜概，谋修通省志，以垂不朽。檄宁亦以上。乃属二君商榷校讎。俚者饰，蔓者芟，讹者核，原六卷厘为五卷，以付劂闕氏。

二君谓予令也，岁月不可不纪。予窃以宁之有志，犹宁之有令也，宁不堪令，令之设也，见国家疆理之无外焉。宁不堪志，志之修也，见国家文教之不遗焉。不然者宁之物产、赋役、人文，视漳诸属，万不及一。奈何以涓滴之流，溷沧海之派哉。然既有令矣，固宜有志，既有志矣，则令宜无忝于志。今之志昔，于昔令无私憾否；后之志今，于今令岂私褒贬。可不畏乎？宁瘠而陋，若难理；隘而朴，又若易理。可不勉乎！

矧今太守冈公提衡十属，精神靡不周洽，而又念宁之穷且陋也，诸所颁布规条，皆权经肯綮之习常者，奉而行之，亦既可以令，可以志矣。而说者谓宁四山环抱，病在直水泻而不停，士民今且竖塔丁方，以砥下流，更欲开一泓于城西隅，引南北之水，会县治之涓，皆有裨于风水之大者。宁之昌也，日可俟也。则按君之葺志，而不捐宁之僻陋也。倘亦风雅之托始，而鐫莒之肇基乎？予二三人即无似，且得附姓名于后矣。

又 国朝知县萧亮

宁虽蕞尔，既属清漳不让之壤，则一隅见闻，亦史家之所不遗也。予丙申春忝莅兹土，适值寇氛煽虐之后，见夫山川疆域之萧条，城郭庠序之荒废，户口田土之耗损，风俗人物之变迁，盖不胜泫然悲之。嗣而大将军南征，征输杂派，羽檄交驰。予实饮冰自努，惴惴焉日为地方请命而不暇。年来百凡废缺，次第举而新之，求稍复两洋旧观，惟修志未举，早夜在怀，幸学博张君，为莆中名宿、文士宗工与之谋及，遂欣然领略，纂辑成书，事核理明，足以信今而传后，蔚为宁光。岂非设邑来百余年一大快举哉！

予乃喟然叹曰：“志也者，夫岂徒哉。凡以备物章轨，述往

宪来，而治理具焉，是教我以修政立事也，是教我以济人利物也，是教我以移风易俗也。初欲补典籍之缺耳。按志所言，则我之为责盖重矣。”谨授梓以传，漫缀数言，使后来观者，其必有兴于斯矣。

又 国朝知县李文然

邑之有志，志斯邑也。山川之形势，户口之殷繁，士民之习尚，与夫令之贤否，政之得失，历千百载而后镜若列眉。犹国之有史，征诸往而垂诸来，良可怀哉。

宁故弹丸小邑也，割龙岩、大田、永安各一里而成为一邑，壤地已褊小矣。兼之兵火之后，人民逃散，城郭空虚，闾里萧条。余癸亥秋，叨莅斯邑，求其所谓建置、赋役、戎备、秩礼者，几不可问。至欲索邑乘，以为观风问俗之一助，则又阙如也。朝夕饮冰，招徕复业，城内外斯有生聚。实户口矣，端习尚矣，兴废举颓，以无负此职矣，而于昔人贤否，得失之间，亦凛凛焉不敢旦夕忘之。

况今圣明在上，车书一统，若使蕞尔僻邑，致有阙文，亦乌乎可？于是搜采遗志，谋诸学博、绅士，举而重修之，纲目条理，井井可观。曰：“此余兴废补阙之责也，此余见贤思齐之意也，今而后观风问俗者，其在斯矣。”

又 国朝知县沈荃

志不惟其言也，昭法戒，资劝惩，于是乎在。盖既志其事，而又足以兴人之志，故古去言而为志也。作者志之，固存直道而行之实；读者志之，亦以动思齐内省之诚，志之义大矣哉！

宁自嘉靖乙丑建邑，隆庆改元，董公良佐始莅治。万历初年，邓公于蕃即为志，而杨公继时踵成之。计历岁未浹二纪，其记载皆见闻所及，文献足征。万历庚戌，许公一元更加厘定，以应直指陆公之檄。是志之简而该，详而核，莫有如宁者矣。

迨我皇清定鼎，声教四讫，车书大同，虽僻壤遐陬，无不涵濡，圣天子观文化成之治，猗欤盛哉！顾宁为漳末属，戊子后山海交江，两经破毁。越丙申，得萧公亮宰邑，劳来还定之余，造黎稍有起色。即以兴颓举废为己任。谋之广文张孝廉丰玉，取旧志而重修之。其事质，其言文，于前数公殆有光焉。惜重以甲寅之变^①，简编散失，已无全书。至癸亥岁，会朝廷命修《一统志》，当道檄各郡邑以志上。前尹王公时泰将旧志抄补，少加续订应之，未尝登梓。李公文然继其后，兵燹之余，无从稽核，复以乘载不可久缺，亟于成书，遂综其大概，付之剞劂，以故有简略遗憾。

予以非材承乏，思报称无能，陨越是惧，戴星饮冰，五载于兹。赖一人有庆，庶绩咸熙。属在下邑，幸见民物粗安，文风渐振。恭仰我圣天子宵旰永图，以成宪夏殷为监，上而祖宗实录，远而胜国史编，既皆纂辑告成矣。岂蕞尔一隅，而竟载笔无人，使观者叹菁华之竭乎？因与邑中绅士耆庶谋修志之举，众议金同。请之上宪，蒙报可。乃筮日开局于学宫，委重学博郭君董诸生从事焉。匝月书成，予览之，见夫舆图具列，建置相沿。于赋役而念民力之普存，于官师而凛职司之专属。武有备而礼为坊，人可传而文不朽。下至畸流变故，亦所必书。夫益知志之为义，既志其事，而又足以兴人之志，诚不惟其言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古志之矣。今日上承圣教之覃敷，下允舆情之协请。幸与于踵事增华之列，庶几有文而可行，谓得以媲美前人，予重愧未之逮也，而窃有志焉。

凡 例

一是志编为十六卷，各以州事提纲，平宁二县从类编次，既省冗文，亦便稽考。龙岩前代志，概不得见。惟顺治十三年麻城王君有容所修志十卷，康熙二十八年汉阳江君藻续增之。然所增，类皆本任事，前此者已阙略焉。迄今又将五十载矣。一二十年之间，犹有可考。从前之湮没无稽者，不知凡几。虽访之父老传闻，搜之残编断牍，什不得一，而要非实有征信，不敢轻载，盖阙略之讥，较诸失实者差胜也。《漳平志》修于康熙二十二年盐官查君继纯，《宁洋志》修于康熙三十一年霄川沈君荃。年远事湮，搜罗未备，在龙岩伯仲間耳。

一规建志，志政事之举废也。然政有大小缓急，审乎此，谓知政体，故惟城池、衙署、庙堂、学校、壇壝、祠宇、仓库、邮传、市桥、水利等事，有关民社者，孰举孰废，罔不备列。其他寺观、亭楼之类，另详《古迹》。

一学校所以兴贤育材、化民成俗也。国初因明之制，以士子卧碑乡约六条颁行天下，至圣祖仁皇帝御制《训饬士子文》复颁《圣谕十六条》，令有司宣讲世宗宪皇帝御制万言广训，又刊布圣祖御制经书于天下，其所以为教者，至详且备矣。敬汇纂成帙，为学校志。

一祀典有通祀，有特祀，有祀同而所祀之人不同，通祀属邑不书，余俱并列。至不入祀典之遗爱棠祠，概见《规建志》。

一历朝秩官各以世代年分，序其有功德及民者，毋论崇祀与否，皆为名宦，有传记其迹，余以姓氏里籍记。分设平宁二邑，各官亦以类从。开州后所属各官，则另列焉。

一旧志虽有武备一卷，所记戎伍、军器、民兵、保甲、屯田五项，字不满千，所官营将原委阙略。兹参考漳志，以溯其由来，移询游戎，而悉其近制，合之属邑驻防，汇辑一帙，颇为详核。

一赋役、丁口、田粮、合之有总，分之有散。起运存留，只载现在。解支款目，其从前裁复不一，不能悉记，而历代规制因革，仍叙其略，并附四差盐法以备考。

一岩于晋为新罗，于唐为龙岩，古邑也。旧志古迹无专帙，仅列数条于外志。余散见于《山川》、《祠庙》中。殆以晋、唐事俱失传，宋、元事不尽传，修志时在国初，又以明代事，非古不足传，故不志耶？然我朝定鼎以来，已将百载，以视明世，三百年遗迹，亦可谓古矣。兹特搜辑，汇成一卷，俾后之淹雅君子，稽古有得，便于补阙焉。至近迹亦附书之，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书无以垂后也。

一志土产，所以征地利、重民食用也，故有产必书。若昆虫等，类举不足以供民食用，其一切药草，问其名则是，而核其实则非。咸无庸胪列。漳平旧志所载，即海滨之利亦采及焉。而獭祭类书、《本草》为小注，岂足传信？是编非可食可用者，均不书。其本地有而别地无，本地多而别地少，本地佳而别地丑者，并以小注表之。

一人物志旧为一卷，今分为二。一以选举为目，一以列传为目。其选举科目岁贡，各以年次，不以县分。盖制科年分有定也。荐辟虽古制，第间一行之，故次焉。其列传，旧志首列陈布衣，曰名贤。祠祀者曰乡贤，未祀者曰列贤，无功名者曰乡善。夫布衣为理学名儒，另列之是矣。祠祀与否，因乎其人之家世后裔之贤否，不必以此而分。至一行一善，固难与名臣硕德并列贤班，而韦布齐民，岂必无奇节显行，上超贵显。今以理学、儒

林、文苑、名臣、忠节、循良、孝友、义行等项分类列之，而仍以世序。属邑者亦以类从，所分品目，祇各就其大而可传者类焉，非谓能文章者不能功业，能忠节者不能循良也。

一《列女传》旧志以贞烈二字为目，似未该括。今各就其传，分为节孝、节烈、节妇、贞烈、贞节、贞孝以类之，亦以世代序次。

一传也者，传其人其事以传信也。自古全才不易觐，天下且然，况蕞尔州邑乎？故就其人其事之一二可传者，即分类以叙，王志《乡贤传》皆有足纪，悉仍其旧。惟江令续增及平、宁之本朝乡贤，稍邻于滥。然已辱枣梨，未敢尽削，其有毫无指实，仅以谀词数语为传，而无类可归者，亦不敢滥登。非敢谓其人之不可传，以其传之无可传也。

一艺文固文也，而志犹史也。贵其实，毋徒尚乎文。旧志首列奏疏公移，遵王制也，今因之。其余记叙，悉以城池、公署、庙学、书院、桥陂等有关于学校、民生者，编于前，俾为政者一开卷而知兴废之由，得失之故。惟《龙岩记》为州邑命名所自始，仍首录之。其龙洞、钟岩等记，非不雄伟奇丽，卓然杰构，然皆侈言形胜，点缀河山，且及药房兰室，佛应神灵，非作志本旨，故改编于后，为骚人、游子选胜登临，赋诗见志，以助挥毫之兴云尔。

一各志序论固多典核，但岩、平、宁界连漳、泉、延、汀，自明季以迄国初，山寇频仍，海氛蹂躏，民不堪命，虽有贤令抚循，而地方元气未复，操觚者遇事兴怀，类多悲歌感慨。今列圣相承，德泽恩溥，士尽弦歌，民安耕凿，咸登熙皞之天矣。文与时违，故虽佳弗录。间有录旧及节改者，注明本条，不敢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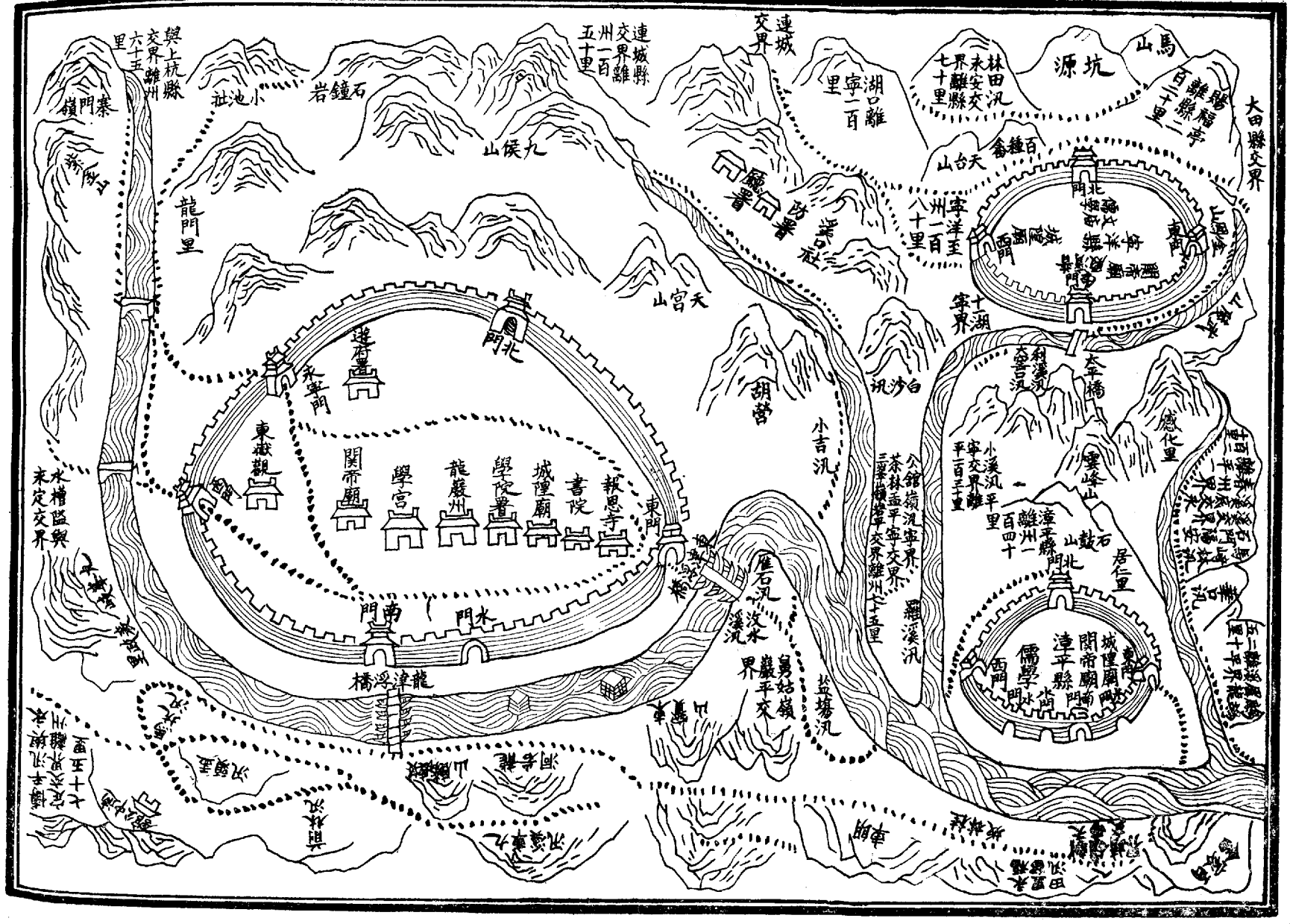
一是编《艺文》，记序各以事类编次，但内有蒙上宪赐记者，宜有区别。书名则疑于褻尊，不书恐无以传后。今拟仍以事

类次，而于宪文之后，敬书全衔，于姓名中间注一“讳”字，以表下吏尊宪之微忱云。

《龙岩州志》卷首校注：

- ① 陈北溪：朱熹的学生陈淳，字安卿，漳浦人。人称北溪先生。
- ② 筴竹，当作菴竹，通绿竹，草名。《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 ③ 按原稿此序无标题。
- ④ 有峰突，民国九年版《龙岩县志》作“有峰突起”。校以康熙版《龙岩县志》，亦无“起”字。
- ⑤ 承乏二车，时苏孔机任湖南永州同知，第一部《龙岩县志》即刻于永州官署。
- ⑥ 耕原野史，王凤灵号。“王子凤灵氏”，康熙版《龙岩县志》作“王子灵氏”
- ⑦ 确，本卷商榷之榷，均作确，系误刻。
- ⑧ 钟岩，民国九年版县志作“悬钟岩”，康熙版县志亦作“钟岩”。
- ⑨ 卫绍芳，郃阳人，清顺治十三年分巡漳南道。
- ⑩ 伪官赖某、叛将曾某，据本志卷之十二《杂记》载：顺治五年，防将曾庆，引粤军称永宁王反清，占据龙岩城。顺治六年正月，副总兵王信领清兵收复龙岩，曾庆逃遁。赖某，不可考。
- ⑪ 隳，民国九年版县志作“隳”。隳，通堕。
- ⑫ 析，民国九年版县志作“析”。
- ⑬ “五载于兹”下，康熙版县志有“尝思上绍先君宪副守江州之遗训，近慕伯氏新撰彙史之仪型。然自分渺小，有志未逮，乌能表章一二为斯邑光，而未敢安也。”数句。
- ⑭ 原版刻误，当作“慨然”
- ⑮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官至南京礼、史、兵部三部尚书，师事陈献章，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有《湛甘泉集》。
- ⑯ 布衣。指宋理学名儒陈真晟，朱熹弟子，漳浦人。著有《布衣藏稿》。
- ⑰ 据道光版《龙岩州志》和光绪版《宁洋县志》，都作“类”。
- ⑱ 甲寅之变，指清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吴三桂的反清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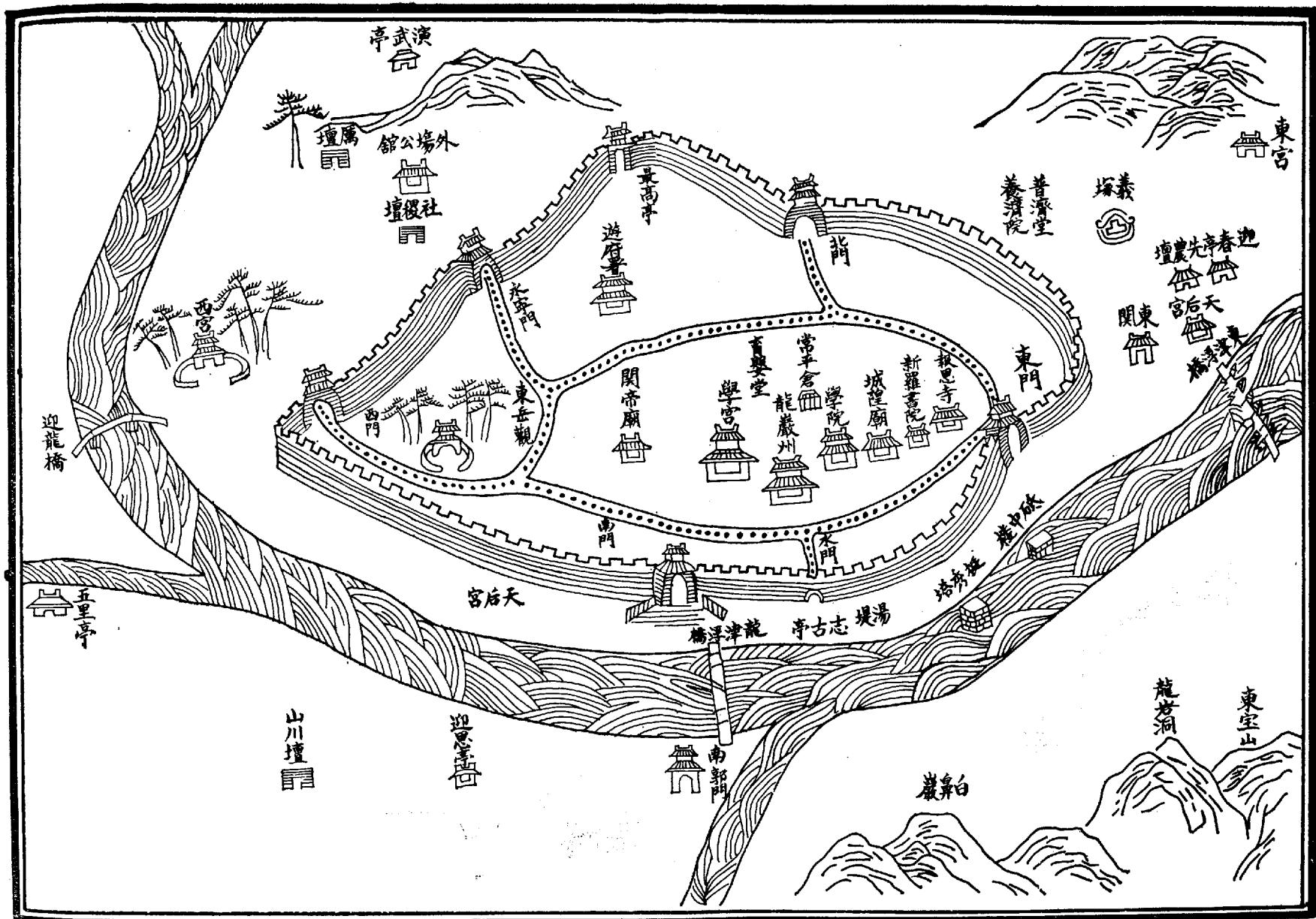
龍巖州屬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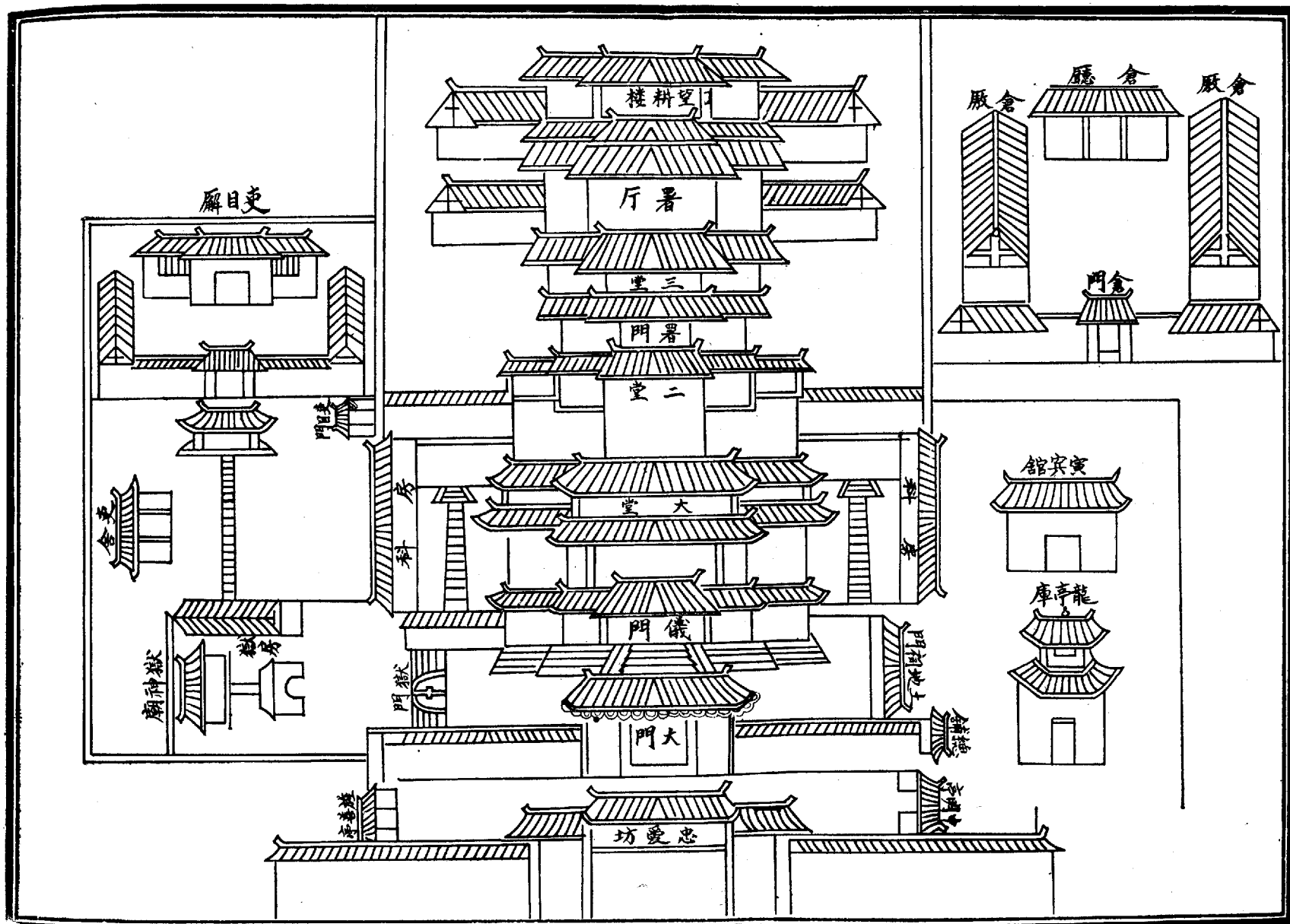
龍巖州本境圖



龍巖州城池圖



龍巖州公署圖



龙岩州志卷之一 封域志

建置 星野 疆里 山川 形胜

古者邦国之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其建置沿革之际，岂细故哉！岩故僻邑，介在漳、泉、延、汀之间，而辐员最广，颇称难治。自宋迄明，析地置县者六，而岩境狭矣。第邻邑绣壤相错，田赋不清，里民视同秦越，官司呼应不灵，又距清漳辽远，化不下逮。故大宪酌定海疆，烛照及此，得以升州领县，而封域始秩如也。志封域。

建 置

夏《禹贡》属扬州之南裔，周列职方为七闽，战国属越，秦属闽中郡。汉初，封无诸为闽越王。《春秋集览》云：“越人王闽，故并称闽越。”武帝灭之，徙其民而墟其地，其民不从徙者复生聚，东汉立为冶县。建武间，分冶县为东南二部都尉，兹地属南。三国属吴建安郡。晋太康三年，析建安郡置晋安郡，领县八，其一曰新罗。宋太始四年，改晋安为晋平，寻复故，县仍旧。齐因之。梁属东扬州。陈永定初，升东扬州为闽州。隋因之。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峒，置汀州，新罗隶焉。龙岩本新罗县之苦草镇，后于此置县。盖州治徙长汀，县治亦徙，而县名仍晋旧也。天宝元年改新罗为龙岩，以城东有龙岩洞，故名。先是嗣圣三年，陈元光建漳州，大历十二年，始割龙岩属焉。光启元年，王绪陷汀、漳，寻为王潮所有，传弟审知，王闽中凡五世，

灭于南唐。五代朱文进、留从效、董思安继据之。思安以父名章，改漳州为南州，县如旧。宋建隆三年，陈洪进有漳州地，寻奉正朔；太平兴国三年，始纳地。淳化中析县地置上杭、武平二县。元至治中，析县南地增置南靖县，即今南靖。至元十六年，升漳州为路，县仍旧。至正二十一年，林国庸陷龙岩，镇漳新翼万户罗良复之。二十六年陈友定据福建，县属焉。明洪武元年归附，改路为府，岩属漳如故。成化七年，析居仁、聚贤、感化、和睦、永福五里置漳平县。嘉靖初，郑星等乱，十四年，又析漳平聚贤一里九图附置大田县，属延平府。隆庆元年，又析集贤里五图，并收回大田聚贤里内三图，及割永安县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都内三图置宁洋县。国朝定鼎之后，岩城幸未残破，寇氛渐息，士民仰沐圣祖仁皇帝久道化成，世宗宪皇帝善继善述，生齿日繁，人文日盛。雍正十二年，督抚宪酌定海疆，疏请升县为州，而以漳平、宁洋二县属焉，是为直隶龙岩州。

星野

《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龙岩故属漳郡，其域为扬州，其次为星纪，其宿为牛、女，其辰为丑，其直牛一度无疑。但牛跨浙、闽、广三省，今据一度以里计之，自会稽入度，而漳所分在一千里之外，四百六里有奇，岩在其中矣。占候主荧惑星，在北斗属衡星，在三台为司命下星，在天市垣属东第六星。属邑同。

疆里

龙岩州地广一百三十里，袤二百四十里。自州到漳州府三百

一十里^{汀、漳、龙道}，到省九百九十里，到京七千八百三十五里。其^{在此，故书之}界：自州东至三峰岭界八十里，自界至本属漳平县六十里；西至九曲岭界五十里，自界至上杭县一百里；南至隐溪铺九十里，自界至南靖县一百里；北至廖天山界一百五十里，自界至连城县一百四十里；东南至白岩前界三十里，自界至本属漳平县一百里；西南至水槽隘界四十里，自界至永定县一百二十里；东北应至热水为界八十里，自界至本属宁洋县一百里；西北至寨门岭界四十里，外属上杭界，至长汀县三百里。统五里二十四图：一曰在坊里，统图八^{旧为兴善里}；一曰龙门里，统图六^{在州西南。以上宋时俱统于铁石乡}；一曰表政里，统图三^{在州西北}；一曰节惠里，统图二^{在州东}；一曰万安里，统图五^{在州东北。以上宋时俱统于九龙江乡万安里，雍正九年移驻县丞分辖，十三年改设州同驻此。}

漳平县，地分龙岩之九龙乡，广一百二十里，袤一百三十里。自县到州一百四十里；到漳州府三百二十里；到省一千里。其界：东抵永春，东南抵安溪，西抵本州，西北抵宁洋，南抵龙溪，西南抵南靖，北抵大田。统四里二十四图：一曰居仁里，统图四^{在县附郭}；一曰感化里，统图五^{在县东}；一曰和睦里，统图八^{在县北}；一曰永福里，统图七^{在县南}。

宁洋县，地析龙岩集贤里之东西洋，及原析大田聚贤里内三图，并割永安县之三图，广一百里，袤一百六十里，自县到州一百八十里；到漳州府四百里；到省九百里。其界：西南至热水界八十里，自界到州一百里；西至万安界一百二十里，南至迷云岭界六十里，自界至漳平四十里；东至大田馆前界八十里，自界至大田九十里；东北至邢庄界九十里，自界至永安四十里；西北至赖源界一百四十里，自界至连城一百里。统三里十一图：一曰集贤里，统图五^{附郭即集贤里}；一曰聚宁里，统图三^{即聚贤里}；一曰永宁里^{即永安里}。

论曰：观古今建置沿革之迹，而得因地制宜，随时调剂之道焉，岩故漳属，地僻山深。州府既远，情意不通，吏不恤民，民不遵法，考亭^①榜谕言之详矣。千百年来，变置几更，分割无定。各邑固多贤尹，教育抚绥，而民隐究难上达。今乃开州辖县，虽星缠如故，疆里不殊，而已如筋骸脉络，一气贯通，洵与考亭之旨有合哉，然承流宣化，司牧之责，顾不重与！

山 川

龙岩州境皆崇山。其北接连城，岗岭尤峻，历百里，为天官山、九侯山。至于北寨之山，而为治旧，以胜名县者曰龙岩。山在城以内者，曰大封山、清高山、黄岩山、梅亭山，又南俯龙川者登高山，而外翼以虎岭山、乌石山、东山，此环治之概也。治之西，其望镇为紫金山，西行为狮子岩，南行为奇迈山，奇迈之东锡帽山，文峰之塔在焉。其西南，皆阻峻，为石罗岭、倒岭，又为上方山，行旅之所自出。西为双髻山、赤岩山、寨门岭、九曲岭。西北之远者为莒林岭。治之东为东宝山，中为翠屏峰，左为凉伞峰，是为东三峰。稍远为观音座，为傅溪山。北而东为龙官山，又东为将山。过皞林，其岭为雁石，龙川绕于此，其外为铁猫儿山。治之北，峙为寿山，为湖村山^②，则丞相岩在焉。西为黄公山。自天官而东为高第山，侧为高第岭，为胡岩岭、三峰岭，东而逾岭为漳平界。岩山多洞穴之胜，有白鼻岩、赤水岩、白沙岩、耸池岩，而石钟岩为最。川流湍莹，源之大者曰龙川，环绕城郭。其在西者，名罗桥溪，南注为石鼓潭，东汇于甕口潭，又东南为傅军滩，过雁石渡而达于漳平。其众水：自永定界由詹坑而来，会于曹溪，入龙川；其自筋山来者，筋溪；茶洞来者，小溪；章山来者，傅溪；神前来者，冢岬溪；而又有磴头溪、砥溪

入焉。发源州界而流于他境者，蒲山溪、藿溪。其泉之胜者，灵源温泉。泉之冽者，三井；其次龙湫井。

天官山 在州北五十里，
详《古迹》。

九侯山 州北三十里。高入云汉，广袤数十里，九峰列峙，尊若公侯，故名。
或云列峰如猴，故《通志》曰九猴山。前志又谓之筋山。见古迹。

后山 一名北寨。
在州治后。

龙岩 在城东翠屏山之
麓，见《古迹》。

大封山 在州城留晖门内。一名
官寨。详见《古迹》。

清高山 在州城迎薰门内。旧有清
高堂、赵侯庙。俱废。

黄岩山 千户所左下。
有黄岩庙。

梅亭山 在清高山右。
见《古迹》。

登高山 在州城南。形如偃
月，下瞰龙潭。

虎岭山 自后山右分一支，环
抱西城，若虎踞然。

乌石山 州城西南
二里许。

莲花山 在乌石山之阴。建观音堂，屡现灵异，祈祷皆应。顺
治十一年，知县王有容捐金置田为香火资，有碑记。

龙官山 州南三十里。康熙
十年僧晃权开辟。

紫金山 州西十余里。五峰秀削，壁立千仞，旭日含晖，夕阳倒
影，色紫若金，故名。上有天然池，下有赤水岩。

狮子岩 在小池社。见
《古迹》。

奇迈山 州南二十里。嵯峨
拱峙，森如列剑。

锡帽山 在奇迈东。州治学官俱
宾此，建崇文塔其上。

石罗岭 州南六十里。地势高峻，
石巉岩罗列，故名。

倒岭 州南八十里。盘曲而峻绝。明知县蔡尚义尝作栖霞亭于岭，因为防御之所，
今圯。岭坳有宋文丞相驻师故垒碑，知县曹胤儒立。详见《古迹》。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上方山 州南六十里。适
中驿在其下。

双髻山 州西五十余里。最高且胜，山顶有寺，每
中元会，邻境至者数百人，在大池社。

赤岩山 州西四十余里。
岩石皆赤。

寨门岭 州西北四十里。
界外属上杭县。

九曲岭 州西五
十里。

莒林岭 州西北二百余里。
在表政里界。

东宝山 州东五里许，山腰有二石分峙，俗谓之玦环石。下有东宝山门。又有
龙井洞。山麓旧产银砂，明末采取不得，因塞。见通判唐公碑记。

翠屏峰 东宝山左，下
为龙岩洞。

观音座 州东三十里。高数仞，关锁水
门，势极险阻。见傅军滩。

傅溪山 在观音座外。圆秀耸
峙，障蔽东北之阙。

将山 州东五十里。两峰极秀，俗
传有仙人尸解。详见仙释。

鸡箝山 一在州北七十里，
一在州北七里。

覆鼎山 州北百里许。
形圆如鼎。

廖天山 州北一百五十里。
接连城及宁洋界。

皤林岭 州东二十里。旧名楸林，后改今名。长林阴翳，岁冬多雀荷之
警，雁石巡检督令弓兵巡缉，今已宁谧。巡司移驻适中社。

雁石岭 州东北三十里，与皤林岭对峙。中设雁石巡检司，岭北为
雁石渡，上流有石如雁，故名。《一统志》云砚石者误。

铁猫儿山 在铁石洋。特起圆阜，若猫内顾然。
龙川诸水经其下，盖为州水口捍门云。

寿山 州北四十里。高平方正，形如展轴。左畔峰峦错列，俗名孝山。县官始至则
祭之，或暮夜乃入，感亦甚矣。明知县黄廷圭改曰寿山。自是不祭皆无

慈，众感
始祛。

湖村山 州北二十里。有
文丞相题诗岩。

丞相岩 在龙门口湖村社。宋丞相文天祥经此，
有诗题书石壁。见《艺文》《古迹》。

黄公山 州西四十里。两
峰高如紫金。

胡岩岭 州东北百里达溪口。峻
绝摩空，艰于蜀道。

三峰岭 州东百里。岭半有
隘，接漳平界。

苏邦贵 州东六
十里。

白鼻岩 在龙岩洞左，有佛宇在岩上。石冈横峙，
前一崖特峻，崖面有白石，故名。

赤水岩 州西四十余里。
岩有佛宇。

白砂岩 州东六
十里。

耸池岩 在铜钵。有泉
注而为池。

石钟岩 在大池社。有悬石
如钟。见《古迹》。

马岩岭 龙岩洞
左。

牛鞭岭 州西
南。

铜钵岭 州北二
十里。

康山岭 州北三十里。
通长汀。

大险小险 在州南二十里
崎嶇铺上。

三井岭 岭后有歧路达平南驿。万历九年，知县曹胤
儒始辟，十一年吴守忠修成。行旅便之。

牛勇山 州东南。势如
勇牛，故名。

水源山 州西六
里。

西山 州西五
里。

西岐山 州西北五里。
形如飞旗。

龙川 发源于杭古田界，环州治东出观音座，经漳平，往九
江，趋于海。统名龙川者，谓始龙门终汇九龙江云。

罗桥溪 州西一里。因
新罗故名。

曹溪 发源严山头。由白土达永潭，会曹溪。昔有曹姓者居溪之浒，故名。

小溪 发源茶洞、九曲，南来至治前入龙川。

冢岬溪 旧名下岬，今改。发源神前，出冢岬溪入龙川。

砥溪 发源潮岩，出苏邦、大吉，至砥溪入龙川。

腔头溪 州北三十里。溪有石大如厦，水激成声。

菴溪 发源连城县界，流菴溪，会龙川，入九龙江。昔人闻溪有菴香气，故名。

傅溪 发源高平章山下，出蒋武，入龙川。

蒲山溪 发源古田，流平西驿。

石罗鼓潭 州南四里。在曹溪水口旁有七积石向上，水中二大石类罗鼓，故名。

甕口潭 观音座下。中广而口狭，故名。

傅军滩 甕口潭下。石峻水激，如闻鞞鼓之声，故名。龙川之水入观音座，会傅溪诸水，循石峡而下，汇而为渊，激而为滩，险怪万状，上下小艇

至此而止。邑人刘悦尝议疏凿，未成而罢。后辟成港，船载可继而下。见石应岳记。

石门潭 溪口社。三溪合流，两山壁立。

井泉附

上井 大嵩山下。

中井 武安坊前。

下井 清高山下。三井味俱甘美，而下井为最，即新罗第一泉。详《古迹》。

罗经井 迎龙桥南。

灵源 在东宝山。详《古迹》。

龙湫井 龙岩洞左。

宣化井 水门巷。

兴文井 儒学前。

朝阳井 报恩寺前。

太和井 在千户所门前。

潭边井 在所潭边。乡官蔡梦说改便邻井。

北门井 门内右。

南关井 接官亭下。

龙津泉 龙津南岸。

铜钵井 郭公庙前。

温泉三泓 一在涂潭社，地名下孟寨。二在下车，泉热，四时可浴。

漳平之山，峻坦适得其平。接延、泉之界耸然特起者为第一峰。南趋北辟而为一邑之镇者，曰九仙山。其南行为黛烟山，巉岩峭壁，耸拔插天。将至邑为仙帽山。并峙而稍远者，曰石鼓山。附郭而雄耸者，曰古礞山。迤而东为佛子山，县治宸焉。分峙为邑之左右臂者，西则曰龙亭山，东则曰东关山。南方之秀如卓笔者，曰三尖山、九峰崎、龙尾山，皆可凭而数焉。县东之稍近者，曰银瓶山、小都山。近而判者，为新山，为沿山。距邑远而峭蒨者，有三山，有石门。隔山有洞，峰有牛头相触，岭而峻绝者，为云峰山。深而眺者，有龙门洞。外峭而中窞者，有阳山洞、五老洞，而嵒岬惟蝙蝠洞。自产孟岭来者，为花瓶山、高岩山、凌云山、安祖岭。其北界于宁洋者，为迷云岭，其侧为贵人峰。又自西山诸峰，其高者，曰碧灵山，曰天柱山，曰岩头山。以形名者，则有马首山，以色名者，则有白岩山，而西界之山尽于此。乃自覆鼎山南逾三重岭、朝天岭，则永福自为一区，其山